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江觉迟

十二年前，为一个赛事我到新疆工作了半个月，走遍北疆大地。工作结束后我赶往南疆，准备拜访一位被高原人称为“帕米尔雄鹰”的护边英雄——拉齐尼·巴依卡。有关他的英雄事迹我听说过很多，印象最深的是网上有段视频，他在巡逻途中坐在雪地上唱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歌声真挚、深情，冰山一般纯粹；但无奈不巧，等我赶到他的家乡，却得知他上边境巡逻去了，半月不归。后来，我分别在十年前和八年前又上过两次帕米尔高原，他依然在险恶的雪山间巡逻，无缘相见。

2021年初，得点空闲，我准备再次启程拜访，却传来不幸消息：在南疆喀什，为解救落水儿童，拉齐尼英勇牺牲！在网上看到现场网友抓拍的视频，看他为解救孩子，自身却因体力透支再未上岸，我心如刀绞！

同年底，帕米尔之旅再次成行。刚到喀什，就听人谈论拉齐尼，大家共同的感受是：解救落水儿童这件事发生在拉齐尼身上再正常不过，他是塔吉克族的大英雄，一生做过的好事数不胜数，有他的地方，一切都是安全的！

只是，孩子得救了，他却走了，年仅41岁啊！

在喀什，我还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人非常善良，并且善良是有颜色的，那就是红色——爱国情怀。

是的，塔吉克族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守护边疆的光荣传统。他们爱国、善良、纯朴、热情。那次，我逗留高原近一个月，走遍整个塔什库尔干地区，对塔吉克族人的热情和善良深有体会。

一天，我开车途中口渴，前往路边人家讨水。这户人家有两个男孩，都不过十岁。主人家非常热情，忙着为我煮奶茶。当时我的车里正好备有足球，喝完奶茶我提出同两个孩子踢球。主人家乐意点头，但他们家院落太小，没法施展开。我建议两个孩子上我的车，到一公里外的塔什库尔干河滩上去踢。主人家感激而笑，让我带走孩子。车开出后我才发现，路程其实不止一公里，车已开出十多分钟，跑出了好几千米，感觉越走越远，心中突然一惊：我什么也没留下——刚才车子停在远处，主人家也看不清车牌，我的身份又没跟他们说明，手机

号也没留下，就这样带走孩子，万一主人家“多想了”，却找不到我，会不会担心呢？我慌忙回返，给主人家亮出身份证。主人家很是惊讶，说干吗要这样，这一来一去多浪费油哇！

又有一天，路过一个村庄，看到路边有一位姑娘，穿一身靓丽的民族衣装，立刻把我吸引住，主动站在她家门外打招呼，问是否可以到她家做客。姑娘迎上前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欢迎进屋喝奶茶。”进屋后，看到她的妈妈正在刺绣。刺绣是塔吉克族的传统手工艺，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塔吉克族女性不论姑娘、大妈，都擅长这一手活儿。而迎我进屋的姑娘，她是位待嫁姑娘，心灵手巧；她绣了顶漂亮的花帽，花去半个月时间，一针一线地刺绣完成。帽子真的很精美！她递给我看时，我有点爱不释手，被她看出来，便听她不在意地说一句：“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。”我问多少钱，她摇头，说：“绣帽子不是卖的，你喜欢就拿走。”我坚持说：“那我也不知哪年才能再来，请给个地址，我回去寄礼物给你。”她说真不需要，说着就把花帽亲手戴到我头上，看了会儿，又笑着说：“你戴上真好看，这就和它有缘了，不许取下哟！”

最终我没有取下花帽，她也没有给我邮寄地址，但我认识她的家，我还会再去的。这样的偶遇在帕米尔高原上，在善良的塔吉克族人家不足为奇。

2021年11月，帕米尔高原已是冰天雪地，我在这个时候到来，经安徽乡贤司玉龙先生引荐，结识驻守南疆的刘茂权先生，由他安排，前往边境体验生活。

第一站便是红其拉甫边防连。这是一支英雄连队，曾被中央军委授予“卫国戍边模范连”荣誉称号。2023年1月18日，习总书记同连队官兵进行视频通话，称赞他们是卫国戍边老典型，勉励大家再接再厉，再立新功。

是的，红其拉甫边防连素有“雪域孤岛”之称，哨所地处海拔5100米的高坡上，整个区域平均海拔4000米，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6%，全年平均风力在8级以上，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，被生物学家定义为“生命禁区”。

有这么几组极限数据，又是寒冬腊月，我在这时启程，亲朋好友都在暗中替我捏着一把汗。倒是我自身并没有太多顾虑——毕竟在高原上生活过嘛，极寒和缺氧都是经历过的。

只是没想到，第一次走进红其拉甫边防连，我就被一位边防战士的双手和面目给惊呆了！小说《帕米尔少年》第49节中，少年木拉提初见护边战士艾里哥哥时，看到他



《帕米尔少年》
江觉迟 著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2023年9月出版

的那双手，就是我在边防连看到的：那是一双黑黑的大手，骨节粗大，十指弯曲，指甲向着指尖的内部深深地陷进去，有几片指甲在陷下的同时又向外侧翻卷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长出瘤子的变异的树根！脸上的皮肤大半也皴裂了，额头上、脸颊上，甚至脖子间，都出现了像胡杨树皮一样翻卷起来的皮茧子；皮茧子与皮茧子之间是深深皴开的裂隙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裂隙里裸露出一条条刚刚脱了皮的粉色的肉……

从边防连回到县城后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再见刘茂权先生时，我向他表达对于边防战士的感慨。刘先生则淡然一笑，神态极像小说第46节中的李班长——李班长在攀爬险坡时被利石划伤，他淡然一笑，对少年木拉提说：“这是上天送来的礼物。”

刘先生的从容让我有一种恍然出世之感。他和他的战友们都已经驻守边疆很多年，对于高原生活有着深切体会。那些天，他约过多位战友与我见面，大家谈了很多巡逻途中遇到豺狼雪豹、爬雪山、过冰河、钻冰窟的惊险历程，听得我心惊肉跳！

后来，直到我写完小说的后半部分——少年木拉提被父亲带到边境体验生活，遇到种种艰难险阻——我几乎是被自己给弄糊涂了：这到底是边防战士的经历，是少年木拉提的经历，还是我自身的经历？

是的，因为那位护边战士的双手，因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拉齐尼，我决定再上边防连，要和那里的边防战士，尤其是我们可爱的塔吉克族护边员们生活一段时间，用我的身体和心灵去感受他们的艰辛与不易！

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期间，又经刘先生引荐，我结识了驻守边疆的王强站长。在我表明创作用意

后，热爱文学的王站长对我的创作充满兴趣，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他的从军经历，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。最终，在两位先生的共同鼓励下，我开始创作，要为孩子们写一本书，尤其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孩子们。

所以说，这部作品的诞生不是偶然的。除了我的创作决心，还离不开很多乡贤充满情怀的期待和支持。我记得初到南疆时，走访军营和体验生活均无头绪，安徽的桐城老乡毛昭胜先生此时正在南疆挂职，由他引荐，我结识了喀什安徽商会的各位乡贤，这才得知，商会早在2012年就已经成立，已在南疆大地上走过十多年历程，还被喀什当地政府评为“爱国拥军模范单位”。看到“拥军模范”四个字，我顿时倍感亲切，便向商会说出我的走访计划及所遇困难，当场就得到商会的大力支持。书记宋文武先生和会长王国琴先生像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两位族长，周到地安排好一切；在疆企业家吴乾元先生、司玉龙先生、张伟民先生等参与接待；“江老师到南疆就是到家了，我们安徽商会定要全力支持。”

后来的行程就变成这样——“没地方吃住吗？我的酒店等着你！”吴乾元先生说。“需要对接边防连吧？我来办这件事！”司玉龙先生说。“没车出行吗？我给你想办法！”张伟民先生说。“要深入了解塔吉克民族的文化吗？我们马上安排文旅部门和你对接。”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书记黄湘柏先生说。“要走访各处文化景点吗？我们给你配上专业讲解员。”帕米尔旅游区管委会禹会勇先生说。

是这些充满情怀的乡贤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从生活到交通到走访联络上，给予了我无私支持。尤其是乡贤吴乾元先生，我每到一处，他总是提前发信告之全程路况、民风民俗、注意事项……刘茂权先生，送我深入雪域边防亲身感受边防生活；在那些极寒雪夜，我必会收到他的信息：“今日安好？回信！今日安好？回信！”

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！

虽然，也会落下遗憾——我终是无缘再见我心中的英雄——拉齐尼·巴依卡。但我想，他走过的道路，我看到了，也有幸尝试沿着英雄的足迹走过几段。由于身体原因我无法走完全部，但我知道，边境巡逻路上，还有十个、百个、千个拉齐尼·巴依卡，他们正在接力的路上。再险恶的巡逻路，有他们上岗，路就被踏在脚下，变成开满鲜花的大道。

是的，英雄走过的地方，一路鲜花盛放！

向可敬的边防战士、可爱的塔吉克族护边员致敬！

